

黑人“美女”

■金洁



那天，我们从法国出发，去周边几个国家游玩。旅游车过来接我们时，车上下下来一个黑人妇女，又黑又胖，全身披金戴银，腿上裹着护膝。导游悄悄告诉我说她是司机的老婆，可是他们年龄相差很大，我们凭直觉断定她不会是司机的老婆，应该是情人。听了我们的议论，导游不可置否一笑了之。

不知是这黑人相貌难看，还是因为我们潜意识里对相好之类角色的排斥，抑

或二者兼而有之吧，一路上我们都没怎么理她。几位男士也开玩笑说，这么丑的女人真够倒胃口，这一表人才的司机同志怎么会看上她的呢？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广场，她朝我友好一笑，问我会不会讲英语，我说不会，她有点失望。这时，一位会英语的团友来了，她显得很高兴，终于找到可以说话的人了。第二天，我们去荷兰，行程安排比较紧，大家都感觉有点累，可她一直气喘吁吁却风

风火火，尤其是逛阿姆斯特丹红灯区，她拄着拐杖拖着受伤的腿脚不甘落后，我们私下里说她像个贪玩的孩子。

她坐在离司机最近的第一排座位，每次下车时，她都坐着一一直微笑着等我们先下，上车时她又是脸带微笑主动跟我们打招呼，她总是自然谦和地接近我们，每当她开心地露出整齐雪白的牙齿时，我不认为她长得难看了，有时甚至觉得她挺有味道的。在去德国的车上，她还深情款款地为大家唱歌，虽然一句也听不懂，但我们都能感爱得到她的热情与友善。

结束这段旅程回到法国临分别时，我提出跟她合影，她连声“OK”，笑得合不拢嘴。然后她走上车，站在车厢里，隔着玻璃，不停地向我们挥手道别。车子开出很远了，她依然站着，微笑着，我们都说这黑人越看越美了。至此，她是司机的什么人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从她身上感受到了微笑是最美的语言。

着装取人

■胡新华



离开了原来的单位后，还得要找一份新的工作。看到有个教育培训机构在招聘老师，想想自己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经验的，于是欣然前去应聘。

应聘过程也复杂，只在学生面前讲一堂课，这对我来说，也可谓是轻车熟路。讲课的过程中，对知识的传授，对学生能力的提升，以及灵活驾驭课堂能力，我自认

为表现都很不错。于是，在应聘过程结束后，便有了点沾沾自喜。回到家中，我兴冲冲地告诉老婆，说这次应聘真是爽，九成是可以应聘上的。

老婆一笑，说：“何以见得呢？”

我喜形于色地对老婆说，负责招聘的老师称我能随堂应变，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能营造出一个轻

松活泼的课堂氛围。他对我的驾驭课堂能力以及个人的业务水平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说我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难得的老师，并说很快会打电话联系我的。

老婆问我：“招聘老师就没有说其他的什么？”

“有。”我对老婆说，招聘老师还告诉我，有两个女人来应聘过，这两个女人课讲得也不错，但看起来像大妈，没有招录。另外，还有一个年纪较大的男人，业务能力也很强，只是，在穿着方面有些土，像一个乡下人，也没有录用他……

老婆淡淡一笑，在我还没说完时，她就打断我的话：“瞧你今天穿这身着装去应聘，完全是像去打扫家庭卫生的钟点工。我看，你不是九成能够应聘上，而是招聘老师九成不会要你上。”

助人为快

■林崑

前一段时间，感觉背部像压着大石头似的难受。去中医院拍片、检查，医生诊断为颈椎突出伴有骨刺增生，建议去按摩、推拿。

夏天的晚上，我穿着T恤、短裤，带着医疗卡和手机，轻装来到中医院，推拿医生叫我去楼下的收费处开单。收费处的人员把单子开出后，说：“要收费四元。”“不是从卡里扣吗？怎么还要钱？”又重复地问了一下收费处的人员。被很明确的告知，必须要收四元。

尴尬！我可是口袋里一

分钱也没有啊。回家拿钱，路途说远也不远，说近也不近，至少要出一身的臭汗。这时排在我身后的一位大姐说：“这钱我来替他付吧。”我转身一看，不认识。“这怎么好意思。”我蠕蠕地说。“没事，只有这几块钱。”听着这声音，咋这么悦耳呢？！

某日和老婆一起去大润发购生活日用品。在二楼的手推车集放处，看到比我们先到的一对小夫妻正在为没有带硬币而拿不出手推车犯愁（大润发的手推车要先放进硬币，才能断开连接的铁

链，还回去，锁住铁链再退回硬币）。我“慷慨”地拿出一元钱，递给他们。他们好像不相信这事是真的，连连说：“到时还你钱。”我微微一笑。

原来这样做，也能获得快乐！



两朵奇葩

■周微燕



暑假，去一老同学家玩。聊得兴起，居然忘了时间。恰好同学的老公孩子都外出旅游，便在她家留宿。

第二天，约好一起去爬山。天蒙蒙亮，同学从包里随便抽了几张纸币，带上钥匙就出发了。

等到爬山完毕，肚子饿得咕咕叫时，才想起早餐还没吃。赶紧到山脚下找一小店解决早餐。坐定，点好排骨面。同学掏出口袋里的钱，打算先付帐。仔细一看，惊叫：天啊，怎么只有14块钱！引得其他客人纷纷投来注目礼。

排骨面是吃不起了，可面条都已经下锅，赶紧改成鸡蛋面吧。心里盘算一下：鸡蛋面5元一碗，剩4元刚好乘公交车，一切ok！

没想到，吃完结账：12元。晕！什么时候鸡蛋面涨价了，看来城里和乡下就是不一样啊！

怎么办？回不去了。手机又没有带，顷刻间觉得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是好。还是同学心态好：没事！先走吧，有一次我身边也只有1块钱，在路上刚好捡到

一块硬币，就坐公交车回家了，我们低头找找看，也许也能找到呢！

于是，路上就多了两个只顾低头看路的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丢失了什么金银珠宝呢！

走了一会儿，一无所获。觉得太阳越发的猛烈了，只照得汗流浹背，气喘吁吁。再坚持一下，还是不见硬币的影子。算了，还是放弃吧。真正体会到了“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是一种什么滋味。

咋办？打车呗，到了再给钱不也一样吗？好！两人一拍即合。拦下一辆出租，到了同学的小区门口，我作为人质坐在车上，同学飞奔下去到保安那里借钱（同学家住高层，上去下来太费时间）。谁知俩保安是新来的，死活说不认识，并说身边确实没有钱。只好乖乖乘电梯上去拿钱。一来二去，时间就变得老长。司机大哥早已一脸的不耐烦，我只好左一句“对不起”又一句“抱歉”。噤里啪啦讲了一阵，总算看到同学的身影，我也终于可以下车，不禁长嘘了一口气。

下了车，我们相视一笑，心里暗道：真是两朵奇葩！

冒名之事

■张鹤鸣

这是一个遥远的故事。

上世纪50年代，一个年轻人酷爱创作，写了一篇小说，投寄给许多报刊，结果大失所望，不是石沉大海就是“完璧归赵”。年轻人一怒之下，突发奇想：把自己的大名换成当时炙手可热的大作家赵树理，稿子一字未改，投寄某刊物。

很快，“大作”刊登了。不仅刊登了，而且还发在卷首，加上编者按语。编辑部受宠若惊，衷心感谢赵大作家为小刊物赐稿。样刊和丰厚的稿酬很快寄到赵树理手上。他是“山药蛋”派的代表作家，大众化的风格，很有影响。

赵大作家一头雾水：我什么时候给这家刊物寄过稿子？我什么时候写过这篇小说？他仔细阅读了这篇冒名的烂稿，气不打一处来，立即严厉地把编辑部大骂一通：你们有没有水平？有没有脑子？这么一篇冒名的烂稿，你们也会相信是赵树理的新作？

于是乎，查到了“肇事者”。冒名的年轻人向赵大作家和编辑部赔礼道歉，编辑部让当地有关部门对其严加管教。年轻人反倒因此出名了，最倒霉的应该是编辑部了，一方面要向赵大作家深刻检讨，一方面要向广大读者鞠躬致歉，并宣布刊物收回，当然，不可能

真的都能收回。

冒名事件透露了某些编辑发稿的奥秘：名作家的稿子，不管好赖都发；名不见经传的作者不管多努力都难登大雅之堂。记得《人民文学》一编辑曾经说过，全国寄过来的稿件多得不得了，怎么看得过来？一般只看一下作者名字，该留的留下，其它每天2麻袋拉出去烧了。有多少作者还在苦苦等待消息，其实稿子早送到垃圾场化作灰烬了。

因此，有些人就投机取巧，挖空心思盗用成名作家的笔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果然给自己捞到不少好处，却给别人带来莫大的烦恼。



微信公号“人文瑞安”，扫一扫，加关注。
欢迎来稿：
8129773@qq.com